

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，微笑着看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一次次将皮球踢向一面墙。有两次，球偏了许多，直接撞上了男人的轮椅。男人并不恼，始终微笑着，对那个小男孩说：“叔叔以前可是个不错的足球运动员哦。”

“那你以后还会踢球吗？”
“不能了，因为叔叔的腿坏掉了。”

“哦，叔叔真可怜。”
“叔叔不可怜，叔叔还有别的理想呢，比如，坐在轮椅上打篮球啊！”

“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篮球场吧！”

“好，拉钩。”
……

诗人敬丹樱写过：“有理想的蜗牛举着一盏灯笼花，沿着南瓜藤慢慢爬。”她觉得自己就是那只蜗牛，爬得很慢很慢，但是有灯笼花，就足以让她充满信心。

这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也举着一盏灯笼花。

谁说有了理想就必须奔

在大学的讲台上站了38年，督促学生读书的话一年不知要讲多少遍，老师嘛，自然是要“教书育人”。有一点我很清醒：言传不如身教。

我喜欢读书，也确实读了许多书，但不等于应该看的书全部都看了。百密一疏，某年6月，学校文学社准备在两个星期之后讨论陈忠实的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，牵头的同学找到我，希望我到时做个发言。

我理当支持，有点尴尬的是，其时我确实没读过这本书。我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，学生说：“老师，没事，我马上给您借一本。”

拿到小说后，我几乎不眠不休，花五天时间认真看完，并对它的主题、情节、人物、文化观念都做了些了解与思考。

因为准备充分，我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比较精彩，赢得了学生们热烈的掌声。两年之后，我立了个研究《白鹿原》的

今天的人到底有多受不了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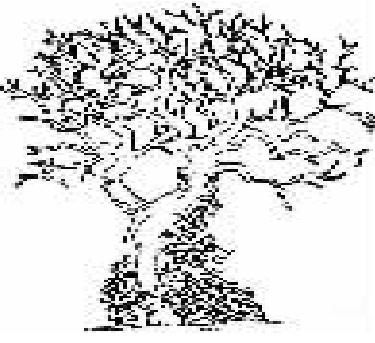
聊？事实证明，21世纪的人类宁愿自残，也不愿意忍受无聊。

这个事实证明来自这样一个实验——2014年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者要求一群实验参与者一个人待在房间里6到15分钟，什么都不做，试着“用自己的想法娱乐自己”，然后问他们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的感受如何，是否过得还开心。

结果发现，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，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，大家都一样，很不开心。而且为了更了解这短短的一刻钟到底有多不开心、有多难熬，其中一次实验还特别加入了电击选项。

在这个实验中，空荡荡的测试房间里装上了一个电击按钮，当你实在无事可做、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你至少还可以做一件事，那就是选择按下它，给自

有理想的蜗牛



跑？多少人急匆匆地走，寻找成功的捷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世上能登上金字塔塔尖儿的，一个是鹰，另一个就是蜗牛。

诗人何晓坤说过一件事：一诗友，年近知命，写诗二十余载。父母妻儿、同事亲友竟无一人知晓。直至近期，一地方公众平台擅自推出他在外刊发的诗歌作品，众人方觉惊愕，原来他会写诗！原来他是诗人！这位诗友则是一脸羞愧，仿佛被人发现了自己不务正业，抑

课题，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，其中两篇成为评副教授职称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，算是意外之得。

这种被学生“促成”阅读的收获还有不少。比如，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，有学生课后问我怎么看待网络小说，那时网络小说作为新鲜事物，受到很多年轻人喜欢，但我读得很少，因而无法与学生展开讨论，“让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”。我回答。到了家里，我搜寻网络

小说，细细阅读起来。我对网络小说从初时是为了与学生

交流读后感时感到不困难，到后来发现网络小说为我打开了一片新的阅读天地。

这两件事给了我感悟：老师读书并不总是抢在学生前头，有时也需要学生推着走，学生可以因为老师的教育得到成长，老师也可能由于学生的反向“督促”同样获得成长。我想，这也是教学相长的一个体现吧。

游宇明（摘自《广州日报》）

反向督促

无法忍受的无聊

或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，头渐低垂，傻笑而过。

这个憨憨的诗友像极了一只蜗牛。有理想的蜗牛就如同有着美丽翅膀的蝴蝶，在缓慢地飞。

被欲望驱赶着，多少人在疲于奔波的路上。一个朋友忘记了QQ密码，申请找回密码，申请时有一个问题：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早已经不记得答案，就随便填了金钱、房子、车子……答案都是错误的。他说，他丢掉的不是密码，而是当初的梦想。

作家王跃文说：“人就好比爬行在苹果树上的一只蜗牛，它爬的那个枝丫上是否有个苹果其实早就定了的，只是它无法知道。我们就像一只蜗牛，在不遗余力地爬呀爬，总以为前面有一个大苹果在等着我们，可说不定等着我们的是一个空枝丫。这枝丫上有没有苹果，不在于我们爬行得快还是慢，也不在于我们爬行的步态是不是好看，而是早就注定了。”

正因为前方未知，才要爬过去看看，一步一步地爬，这就是一只蜗牛的理想吧。

朱成玉（摘自《知识窗》）

箴言

趁年轻，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，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。

马尔克斯

人生

20年前，我的外甥女小满才三四岁，每天早上，她妈要去上班，她都伤心得像妈妈会一去不回，号啕大哭。大人哄她：“妈妈要去上班才能赚钱呀。”小朋友满脸鼻涕、眼泪地喊：“我有钱！”“咚咚咚”就往房间跑。

我正一头雾水，小满已经捧着存钱罐出来了，使劲往她妈怀里塞。大人们面面相觑，还是得硬下心来：“小满，你的钱不够，这不算有钱……”

小满今年已经24岁，成了一位朝气蓬勃的美少女。但这件事我却一直忘不掉，甚至渐渐地，变成一个哲学性的隐喻：有多少钱才算有钱？或者，任何事物，拥有多少才能算“有”？

认多少字就不算文盲？会用一根手指弹《玛丽有只小羊羔》，能不能在简历上写“特长：钢琴演奏”？爱到哪一步，才能算爱？

之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联想，是因为我多年来写专栏、回邮件，天天面对的都是误入花丛的姑娘们，故事大同小异，她们不是不知道真相，但理性是软弱的手，挡不住疾驰的欲念铁蹄：他对我好，我没法儿相信他不爱我。他嗜酒，有家暴行为，却在

我在旧金山一家牙医诊所补牙，大夫先往牙龈部位打麻醉针，一颗残牙打一针，不算剧痛，但也不好受。针头刺进去的一刹那，我脑海里冒出一句“人生天地之间”，便没有了下文。

其实也不必没有下文。一如广东乡下的中老年女子遇到不幸之事时感叹：“前世咯……”“前世”是“前世不修德，报应在眼前”的缩略语。为何以两个字替代全体？未必是图省事，也许是因为全说出来杀伤力太大。我感叹的下半句应该是：“受苦是必须的。”

探究“人生天地之间”一语的来处，如充博雅，最好是背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，或者《庄子·知北游》中的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”。但二者都指向时间，并不十分切题。

我在牙医诊所的治疗椅上想到的“人生天地之间”，来自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。阿Q糊里糊涂当上“劫匪”之后，此语出现过

我理想中的家，有一个大院子，家里有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，三代同堂，最好还有太爷、太奶，四代、五代同堂，就更圆满幸福了。人住的房子旁边是牛圈和羊圈。房前屋后有几棵树，树有小树大树。小树是父亲栽的，长得不高也不粗，大树是爷爷、太爷甚至不知道名字的祖先栽的，它应该有几百年的树龄。

我们在大树下乘凉，自然会想起栽这棵树的祖先，也曾这样坐在树荫下听着风吹过树叶发出的哗哗响声。在夏天午后的凉爽里，他也听着树上的鸟叫，

某个风大雨大的夜，为了不让她蹬水，背着她走500米回家；她生理期，隐隐的闷痛像坏天气，令人窒闷，他突然打来电话，提醒她保暖，她握着手机，泪如雨下……

这些细小的付出、点滴的温情，像垃圾宝山上的空饮料瓶，她们如获至宝地抱在怀里——“这都是他给我的爱”。

小满14岁那年，在北京上英语培训班，我尽小姨之责，每个傍晚带她大吃大喝。她在冰激凌店门口露出贪馋又不好意思的犹豫，对我轻轻摇头：“好

人生感悟

对待爱要像对待钱

贵……”我想，跟她的学费比起来，是九牛一毛。嘴上还嘉许她：“不错，你懂得了钱的价值。”一边推门而入，“不过没事儿，小姨有钱。”——“有钱”这两个字，在奢侈品店、北欧10日游的旅行社或任何一家房地产中介跟前，我都不敢说出口。我的钱，只够购买微小的快乐。

那爱呢？一样。从瞬间心动到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之间有很多状态：喜欢、怜惜、心疼、敬重、仰慕……有些能甜蜜当下，有些

人生天地之间

三次。被抓时，“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，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，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”。被判死刑时，“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，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”。行刑前游街时，“他不过便以为人生天地间，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要示众罢了”。都以宿命为旨归，只陈述一个事实，从而被动接受天地之间人之为人的“命”。

笼统言之，人遇到的麻烦，只要是难以改变和抗争的，都需要这样的心理支撑。这方面，我们除了乖乖接受，别无选择。反而是被我们看不起的阿Q相当脱略，他在供状上画圈，开头为画得不圆而生气，“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，他想：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。于是他睡着了”。

挨了三次不得不打的麻醉针后，是“人生天地之间”不能不补的牙，耗时40多分钟，我心里十分平静。刘荒田（摘自《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》）

一棵老树的意义

年复一年地看到春天树叶发芽，秋天树叶变黄掉落。我们坐在这样一棵老树下，自然会把自己跟久远的祖先联系在一起。

当我们看到祖先留下的树，其实就看到了祖先，感受到祖先的气息。在老树的年轮里，有年复一年的祖先的目光。在这样的轮回中，时间到了我们身上。我们长大了，祖先不在了，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，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，这就是一棵老树的意义。

刘亮程（摘自《刘亮程语文课：一生的麦地》）

能携手一段路程。够在冬夜为你暖手的爱，离挽着你的手步入婚姻殿堂，差得还远。

也许，对待钱与对待爱唯一的区别就是：一般人都不敢放胆说“我有钱”；但大部分人，只要有过一点一滴的爱，曾经有一只鸽子在他心弦上踢了脚，他就会说“我爱”或者“我爱过”，三岁幼儿般的理直气壮。而你，再心软，般不要也轻声说：“你的爱，不够。这不算有爱。”

不够兑现承诺，不够让你觉得内心安定，不够解决你的后顾之忧。什么都不够。你并不需要他为你披荆斩棘斗恶龙；你不是朱丽叶，不希求他为你背叛家门；你绝不敢自比温莎夫人，让那个人不爱江山，从头开始。你想要的，其实是维持基本生活的爱与钱：一张工资卡，一场婚姻，你动手术时一双可以签字的手。

所以，问问自己，这爱，够吗？何必再在朝朝暮暮里搜索爱的碎片，把片刻好意、冷天袖口的一抹暖、随口的几句好话抓着不放。

对待爱，要像对待钱，一定数目以上才能算“有爱”。小孩都能慢慢懂得的事，成年人，没有任何理由纵容自己不懂。叶倾城（摘自《读者·原创版》）